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大 情 侠

第
三
部
中

剑
气
萧
声

劍亭著

大情俠

第三部 劍氣簫聲（中）

延邊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喜产麟儿	(1)
第二章	九玄娘娘	(1 9)
第三章	往事前尘	(4 1)
第四章	深谷浓雾	(6 6)
第五章	鸳鸯剑谱	(9 0)
第六章	似水柔情	(114)
第七章	银河泻地	(141)
第八章	贞娘逞威	(166)
第九章	哑巴秃子	(190)
第十章	仙霞机关	(214)

第十一章	花裙古剑	(249)
第十二章	无字秘籍	(285)
第十三章	樱口吸针	(309)
第十四章	信鸽传书	(334)
第十五章	凌霄高峰	(357)
第十六章	国舅点将	(396)
第十七章	女王设宴	(417)
第十八章	长矛野人	(437)
第十九章	后殿风光	(465)
第二十章	莎莎公主	(495)
第二十一章	女王赐婚	(520)
第二十二章	万艳杯光	(547)
第二十三章	锦上添花	(571)
第二十四章	飞花盗技	(596)
第二十五章	仁义之道	(620)

第二十六章	驼背殒命	(645)
第二十七章	众星捧月	(671)
第二十八章	盛大婚礼	(697)
第二十九章	七星北斗	(720)

第十一章 花裙古剑

傻小子大吃一惊，急忙举起双锤护头，同时连声高嚷救命！

也就在傻小子将两柄大铁锤举起的同时，呼的一声，一片琉璃瓦，径由数丈高的大殿飞檐上闪电砸下来！

只听“叭”的一声脆响，尘烟一旋，碎瓦飞溅，差一点没有击在朱擎珠的靛上。

双方人众一惊，纷纷脱口惊呼！

远处的数十警卫已有不少人高呼道：“是阎姑娘她们！”

就在大家惊呼的同时，亮影一闪，江玉帆已腾身而起，直向大殿飞檐上飞去。

也就在江玉帆腾身飞起的同时，苗疆青年已呛的一声再度撤出了短剑，也飞身向殿檐上纵去。

朱擎珠和阮媛玲见苗疆青年也跟了上去，深怕江玉帆不知，不由同时惊呼道：“玉哥哥小心！”

江玉帆飞上殿脊一看，只见阴影幢幢，殿脊崇阁相连，哪里还有阎姓少女和华幼莺的踪影？

就在他游目一扫间，佟玉清和苗疆青年也同时飞了上来。

苗疆青年和佟玉清自然也急急地游目察看。

但是，江玉帆和佟玉清对华幼莺和阎姓少女的逃走，以及苗疆青年的察看，甚感迷惑不解。

因为华幼莺和阎姓少女，原就是仙霞宫的人。

再说，苗疆青年纵上殿来，正好双方夹攻江玉帆，华幼莺何以要率领着阎姓少女逃走？

还有，根据殿前院中的警卫们，大声喊“是阎姑娘她们”，这显然不只华幼莺和阎姓少女两人。

那么多出来的那些女子又是谁呢？

心念电转间，殿下广台上，突然响起一阵大喝，接着是无数兵器的叮当交击声！

江玉帆和佟玉清低头向下一看，发现霞煌真人三个老贼，正趁机向陆贞娘和悟空等人攻击。

也就在两人低头下看的同时，苗疆青年已用剑一指江玉帆，以极怨毒的声音，恨声问：“江玉帆，我问你，你和华幼莺、阎霄凤她们到底有什么瓜葛和暧昧关系？嗯？快说！”

江玉帆担心陆贞娘他们敌不过霞煌老贼人多势众，是以也无心和苗疆青年多扯。

但是，他和佟玉清已知道那个曾经设计盗走了万艳杯，又三番两次戏弄他们的银装阎姓少女的名字叫阎霄凤。

一想到阎霄凤，江玉帆心中更有气，是以，毫不迟疑地怒声说：“在下与她们有何瓜葛，与你何干？要你过问……”

话未说完，苗疆青年已瞋目厉喝道：“她们将来都是我的妻子，我为什么不能问？”

厉喝声中，飞身前扑，手中短剑寒芒暴涨，挟着一阵龙吟轻啸，径向江玉帆刺来！

江玉帆不敢怠慢，但也未将苗疆青年放在心上，立即一挥手中天魔剑，旋身后劈，闪过对方刺来的一剑的同时，天魔剑也像电光石火般，斩向对方的面门。

苗疆青年冷哼一声，身法轻灵玄奥地一闪，非但避过了江玉

帆的一剑，而他的三剑也闪电般刺向江玉帆的下盘。

佟玉清看得心中一惊，知道苗疆青年的剑术的确精奥不凡。

而且，根据他的身法剑术和诀步，似乎另有名师，并不像是学自华天仁老前辈的秘籍。

但是，她仍有信心，江玉帆胜苗疆青年绰绰有余，因为江玉帆并未施展杀手和真功夫。

就在这时，下面广台上，突然响起霞煌真人的厉喝道：“你们还不过来杀，难道等他们跑了你们被宫主处死吗？”

霞煌真人如此一嚷，那些立在远处迟疑不决的数十警卫，立即齐声喊杀，挥剑扑了过来。

佟玉清一看，甚是焦急！

因为，仅霞煌真人三个老贼和几个老者，已经够陆贞娘和悟空、一尘等人应付了。

而且，黑煞神和鬼刀母夜叉以及憨姑傻小子等人的身上，有许多地方已染上了血渍。

由于地上已倒下七八个受伤哀嚎及身首异处与血肉模糊的尸体，佟玉清闹不清他们几人身上的血，是自己的伤，抑或是被死者喷溅的。

只见陆贞娘敌住黑心豺狼，韩筱莉战住二皮脸，阮媛玲和悟空和尚则施展昔年洪泽湖老湖主金杖追魂阮公亮，与他的妻子双剑无敌柳长青所仗以成名的杖剑合一。

朱擎珠和憨姑，以及铜人判官和风雷拐等人，则分别敌住其余几个老者和数名中年劲衣持剑汉子。

这样情势游侠同盟已经势弱，如果再加上数十警卫加入，势必马上造成重大伤亡。

尤其，她已清楚地发现，黑煞神和哑巴憨姑三人的肩背上已有鲜血渗出。

下边拼死血战，而她佟玉清怎可站在殿檐上？

是以，望着江玉帆，急声道：“玉弟弟小心，我下去支援他们……”

话未说完，空际突然响起千里传音的少女声音，急声道：“少夫人切不可离开江盟主！”

佟玉清听得心中一惊，急忙刹住即将跃下的身势。

正待循声察看，两道耀眼寒光，已由东北殿角下的花树黑暗中，划过广院中的曲池雕栏上方，带着咻咻轻啸，直向数十警卫当前的几人射到。

佟玉清一见，心中脱口惊呼：“追仁刃！”

就在她心中惊呼的同时，两道寒光一暗，立时暴起数声惨叫！

只见仗剑飞奔在前的六七名警卫，个个身首异处，俱都翻身栽倒！

佟玉清一见，顿时也想起了自己的追仁刃和银剑丸！

是以，急忙暗凝功力，默诵心诀，捏指取下一个银剑丸，振腕一抖，一道凄眼寒光，直向数十警卫夹电射去！

寒光过处，又是数声凄厉惨叫。

数十警卫一见，顿时亡魂丧胆，一声跑哇，纷纷转身，齐向宫外亡命逃去。

但是，打斗中的霞煌真人，发现佟玉清也发出了追仁刃或剑丸，顿时大骇，不由厉呼道：“宫主！宫主……”

尽展绝学和江玉帆拼斗的苗疆青年一听霞煌真人的凄厉叫喊，顿时发现了东北角的两道追仁刃剑光！

只见他一招逼退了江玉帆，身法不停，口发厉啸，挟着一道宽约两尺的刺目寒光，直向东北角的花树间射去！

江玉帆和佟玉清一见，心中同时急呼：“银河泻地！”

因而，也同时施展万钧鸳鸯剑法，挟着两道耀眼匹练和轻啸，直向苗疆青年追去！

但是，两人虽是一步之差，却在两人扑飞追杀的同时，苗疆青年早已到了那片花树处！

只见苗疆青年的剑光过处，枝飞叶溅，沙沙有声，而剑光敛处，苗疆青年也失去了踪影！

挟着两道剑光疾泻而下的江玉帆和佟玉清，两道剑光，同时扑了个空。

江玉帆和佟玉清，飞掠间低头一看，这才发现被剑光斩乱的花树旁原来有一个翻板黑洞。

江玉帆和佟玉清一看花树下的翻板黑洞，断定苗疆青年业已追进翻板陷阱内去了。

显然，苗疆青年是追赶方才发射追仁刃的两人去了。

佟玉清根据那声千里传音的警告，断定发射追仁刃的两人，至少有一人是女子。

但是，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加之施展的是传音，她没有即时分辨出那人发话的嗓音是谁！

不过，她可以肯定两人中的一人，可能有一人是陆丽莎莎或阎霄凤。

在江玉帆和佟玉清的脑海里，虽然有这么多的疑迷问题，但在这等紧张的一刹那，也无暇令他们去想这些。

两人一看花树旁的翻板黑洞，江玉帆立即望着佟玉清，焦急地问：“我们要不要追下去？”

佟玉清略显迟疑，尚未开口，殿前广台上已传来风雷拐的凄厉嘶喊：“盟主……”

江玉帆和佟玉清悚然一惊，急忙抬头！

只见风雷拐被两个使剑老者夹攻，肩背和前胸均负剑伤。

再看其他人等，哑巴方守义已倒卧在地上，黑煞神和鬼刀母夜叉身上均负有剑伤。

慈姑、一尘、铁罗汉等人，浑身血渍，完全和血人一样。

陆贞娘，韩筱莉，以及阮媛玲和朱擎珠等人，也都遭到了两人或三人的夹攻或群击。

江玉帆看了这情形，顿时大怒，杀机倏起，厉喝一声，飞身而起，直向激烈砍杀的广台上扑去。

佟玉清自是不敢怠慢，一声娇叱，跟踪而起，直向被夹杀的鬼刀母夜叉身前扑去。

江玉帆一到台上，左掌右剑，此起彼落，厉喝连声，神情如狂。

佟玉清一到台上，挺剑攻向一个老者，仅点拨之间，已在对方惨叫声中，将老者的左臂斩下来。由于江玉帆和佟玉清的加入战斗，悟空等人精神大振，各奋余勇，力战敌人。

佟玉清一声娇叱，挺剑替下了韩筱莉，立即将黑心豺狼逼退！

黑心豺狼一见佟玉清赶来，内心先起怯意，是以，瞋目厉喝一声：“贱婢佟玉清，老夫和你拼了！”

厉喝声中，剑法加快，专攻佟玉清的要害。

佟玉清这时头脑清醒，机智灵敏，不像陆贞娘等人，在群战中时时想着将对方刺死，而又步步提防左右打斗中的敌人突然施展偷袭暗器。

是以，这时一见黑心豺狼疯狂攻来，故意滑步旋身，露出后背一片空隙来。

黑心豺狼和韩筱莉久战不下，加之苗疆青年业已不在现场，而霞煌真人又被悟空和阮媛玲缠斗着久战无功。

是以，他在急切想抽出身手去支援别人的情形下，恨不得一

剑将佟玉清置于死地而称快。

这时一见佟玉清露出破绽，哪敢怠慢，一声厉喝：“贱婢纳命来！”

厉喝声中，跨步旋腕，手中长剑，照准佟玉清的肩背，闪电切下！

但是，就在他旋腕下切的同时，佟玉清已一声不吭地疾展流星步娇躯一闪已到了他的身后。

黑心豺狼两眼一花，立时惊觉上当，他虽然也具有迷踪步的玄奥功夫，但是，再想施展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佟玉清冒险取得的先机，自是不会放过，是以，手中的青虹剑趁势一沉，寒芒一暗，立即将黑心豺狼劈为两片！

二皮脸一见，神情如狂，厉嗥一声：“贱婢……”

竟舍了陆贞娘，连人带剑，径由佟玉清的背后刺来。

但是，他的贱婢两字刚刚出口，身形尚未扑出，陆贞娘一声娇叱，手中的凤鸣剑已刺进了他的后胸内。

由于黑心豺狼和二皮脸的两人被杀和惨叫，霞煌真人顿时吓坏了，其他人等也跟着纷纷失招。

只见霞煌真人精光闪射的三角眼，一阵游移，拂尘猛地一招逼退了悟空和尚。

紧接着，连人带剑，猛地一个翻滚，直撞阮媛玲的小腹。

阮媛玲不知是计，急忙娇躯一旋，长剑斜斜滑走，同时暗骂一声下流。

但是，她的娇躯一闪，霞煌真人已就地滚出了圈外。

紧接着，一个箭步窜出了打斗人群，展开轻功，加速飞纵，直向东南宫外逃去。

事情出现得太突然了，迫使得悟空和阮媛玲都来不及拦截和追击。

这时，江玉帆正一人搏斗四名老者，韩筱莉和佟玉清，以及陆贞娘三人，也正分头支援一尘道人、风雷拐和鬼刀母夜叉等人。

其余如铜人判官，黑煞神，以及傻小子铁罗汉几人，也各人有各人的打斗对手。

是以，霞煌真人的乘隙逃走，其他人等，均未发觉。

先被霞煌真人逼退的悟空和尚，正待配合出招，蓦见霞煌真人已窜出人群。

悟空先是一愣，接着如雷怒吼：“霞煌老贼不留下命来想走吗？”

如此一吼，江玉帆等人纷纷觑目察看。

就是仙霞宫的高手，也不由一面进招避式，一面觑目寻找。

但是，就在悟空怒吼，大家察看的一瞬间，霞煌真人已飞身越过中央石桥，直奔东南方的侧殿前。

江玉帆一见，大喝一声逼退了四个老者，打斗中的佟玉清也顺势摸出了一柄追仁刃。

但是，就在这时，大家头上的殿脊上，突然响起一声忿怒娇叱：“无耻老贼纳命来！”

大家本能地仰首一看，只见一道耀眼匹练，势挟轻啸，径由殿脊上，划空而过，疾泻而下，直向惶惶狂奔的霞煌真人射去。

江玉帆和陆佟五女看得十分清楚，施展银河泻地的女子，正是曾和江玉帆一夜缠绵，悄悄离去的陆丽莎莎姑娘。

在前狂奔的霞煌真人，只吓得亡魂丧胆，频频回顾，武功高绝的他，竟也在飞驰中，一连跌了两个跟头。

就在他惶急爬起的第二次，耀眼如电的剑光已到了他的近前。

只见匹练过处，立即传来一声凄厉刺耳，直上夜空的惊心惨

叫！

狂奔如飞的霞焯真人，浑身颤抖地倒在血泊中。

江玉帆等人急忙抬眼一看，只见陆丽莎莎的纤影，随着那道耀眼匹练，顿时消失在宫墙外。

佟玉清和陆贞娘急忙一定心神，不由脱口急呼道：“陆丽莎莎姑娘……”

虽然急切地呼了两声，墙外却一片寂静，并没有陆丽莎莎纵上墙头的情影和回应。

就在这时，蓦闻傻小子铁罗汉憨声道：“姐夫盟主，他们都跑啦！”

江玉帆等人急忙游目一看，非但不知自己何时住的手，也未注意仙霞宫的高手是何时逃走的。

大家一阵察看，断定是由大殿内逃走。

朱擎珠见傻小子提着铁锤往殿内奔，微红着娇靥叱声道：“大聪弟回来！”

铁罗汉闻声止步，回头一看，发现肩上也挨了一剑的一尘道人，正蹲在哑巴身边为哑巴疗伤。

再看黑煞神和鬼刀母夜叉，以及风雷拐和铜人判官，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两处伤。

陆贞娘，佟玉清，以及喝了他一声的朱擎珠与阮媛玲，正纷纷取出刀创药为他们几人敷。

韩筱莉则拿药粉轻轻撒在一尘道人的肩上。

悟空的小臂在渗血，他自己正在那里自己疗治，江玉帆这时已把哑巴揽在怀里。

哑巴大腿肩背和前胸均有剑伤，所幸是混战中被对方的剑尖划破或扫中，否则，早已没命了。

傻小子看了这情形，除了盟主姐夫和五位姐姐外，没有一人

身上没带伤，知道不能再打了。

他愣愣地提着大锤走回来，无精打采地说：“所幸华幼莺和那个姓阎的姐姐没有来，她们来了还能打个屁？！”

江玉帆听得心中一惊，不自觉地游目察看。

陆贞娘和佟玉清，以及韩筱莉等人，也不由机警地停止为风雷拐等人敷药，先游目看了一眼院中殿内。

风雷拐忍着痛苦，低声道：“盟主，方坛主已经止住血了，请您注意突发事件……”

悟空自己已上好了药，立即恨声道：“要来她们早该来了……”

话刚开口，风雷拐提醒道：“至少还有那个苗疆青年！”

一句话提醒了江玉帆，他立即趁一尘为哑巴蹲身敷药之际提剑站起身来。

江玉帆和佟玉清觉得风雷拐的话很富经验，是以两人都提剑察看，注意防范。

这时广台上和曲池的栏阶上，躺满了尸体和流满了血，有的已死，有的晕厥，有的尚在呻吟，情形十分惨怖。

这时，陆贞娘和韩筱莉也提剑走了过来。

韩筱莉首先迷惑地问：“说也奇怪，华幼莺和那个叫阎霄凤的女子，为什么直到现在仍没见她们前来？”

江玉帆一面游目察看四周，一面恨声道：“不管她们躲在什么地方，我都要把她们找到，索回万艳杯来……”

陆贞娘则不解地说：“奇怪的是，前面打斗如此惨烈，这么多高手和警卫被杀，吆喝喊叫，声震山野，难道她们在后宫听不到？”

朱擎珠突然走过来说：“会不会是她们偷了我们的万艳杯不敢来见我们？”

韩筱莉立即不以为然地正色说：“哪里会！她们三番两次地戏弄我们，故意引诱我们前来，希望的就是我们前来送死，还有什么敢见不敢见的事？”

阮媛玲这时也走了过来，道：“四位姐姐，以小妹看，这座仙霞宫的确有了重大问题……”

和江玉帆一直游目观察，同时横剑戒备的佟玉清，这时听到阮媛玲谈话，不由回头察看。

只见悟空、一尘、风雷拐等人，俱已包扎了伤势，除了哑巴方守义的伤势较重外，似乎都无大碍。

但是，佟玉清看得出，要想叫他们再出手打斗，武功身手势必大打折扣！

悟空等人，每个人都坐在那里调息，有的在怀中拿出仙芝露小玉瓶，啜吮一口提提元气和精力。

但是，只有浑身破洞，一身血渍的铁罗汉，他正坐在自己的一对大铁锤上啃馒头。

傻小子一见佟玉清回头看他，呲牙一笑，并向着佟玉清举了举手中的馒头。

佟玉清强自笑一笑，没有说什么，但她心里突然有了许多感触，她觉得傻小子无忧无虑，既不争名，也不争利，除了吃是他喜欢的再就是睡。

唉……由于她的突然感触，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江玉帆听得心中一惊，急忙回头，正待问什么，蓦闻朱擎珠脱口急声道：“啊，简执事！”

如此一嚷，大家同吃一惊，就是闭目调息的铜人判官等人也睁开了眼睛！

大家循着朱擎珠的指向一看，只见简玉娥和仇兰英，分别搀扶着一拐一拐的独臂虎和秃子，正由高大的宫门口走进来。

这时，大家才发现，仙霞宫的大宫门，不知何时已打开了。

但是，每个人都看得清楚，简玉娥和仇兰英，甚至独臂虎和秃子都曾经激烈地打斗过。因为，简玉娥和仇兰英，秀发蓬松，脸上有灰尘，情形十分狼狈，很可能遇见了厉害人物。

陆贞娘、韩筱莉，以及朱擎珠和阮媛玲四人一见，惊呼一声，飞身迎了过去。

四人到达近前，急忙先将独臂虎和秃子搀扶过来。

韩筱莉首先关切地问：“你们可是遇到了仙霞宫的人？”

简玉娥和仇兰英双目有些湿润，尚未开口，独臂虎已恨声怒骂道：“碰见一个一身黑衣的骚娘儿们，带着两个死丫头……”

话未说完，已到了广台前。

简玉娥和仇兰英见江玉帆和佟玉清双双横剑立在广台上，目光不时察看四周，知道仙霞宫内的威胁还没解除。

黑煞神等人见独臂虎四人到了，纷纷围了过来。

独臂虎和简玉娥四人先向江玉帆恭声呼了声“盟主”，才登阶向广台上走去。

陆贞娘四人先让独臂虎和秃子坐下，才请一尘道人察看两人震裂流血的箭创伤口。

独臂虎见哑巴侧卧在广台的雕栏底下，看情形伤势好像不轻，因而惊异关切地问：“怎么搞的哑巴？你小子也趴下啦？”

哑巴浑身痛楚减轻了不少，立即苦笑一笑，点了点头。

陆贞娘知道江玉帆和悟空等人都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离开后发生的事情，是以，首先望着简玉娥，关切地问：“简执事，快把你们遭遇的经过说一遍！”

简玉娥恭声应了个是道：“盟主和五位少夫人和大家离开后，属下就和仇执事轮流担任警戒和照顾郭堂主两位，差不多一个时辰的样子，突然慌慌张张地飞身驰来了一个一身黑衣的削